



吾師樊榭厲先生以詩古文名東南者垂四十年少孤貧僦居杭城東園蔬畦麥壟間敝屋數椽讀書不輟甫補博士弟子員績學攻古文詞聲雋一黷領康熙庚子鄉薦兩上春官不售乾隆丙辰應制科之徵重入都門及

廷試復被放隨翻然遄歸同徵諸公祖道國門外賦詩爭歎息先生曰吾本無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親薄願畢矣自此亦不復謁選人居傍南湖結文酒之社與鄉閭諸老酬唱之作日益多間客遊揚州馬嶰谷員外半查徵士兄弟延主其家馬氏儲書甲江浙先生學殖本富又得諸未見之遺文祕牒朝夕漁獵故

樊榭山房文集序

一

其發爲詩文削膚存液辭必已出以清和爲聲響以恬澹爲神味考據故實之作搜瑕剔隱仍寓正論于敘事中讀者咸斂手懾服尤工長短句辦香乎玉田白石習倚聲者共奉先生爲圭臬馬憶前此十餘年大江南北所至多爭設壇坫皆以先生爲主盟一時往來通縞紵而聯車笠韓江之雅集沽上之題襟雖合羣雅之長而總持風雅實先生爲之倡率也憶康熙甲午至戊戌先生授經子家聽雨樓兄浦偕沈朝夕承提命去今五十年先生之緒論猶在於耳今先生已久歸道山而沈景迫崦嵫髮禿齒落學業一無成就有負吾師明訓愧可言耶先生歿于乾隆壬申九月易簣前一日詔沆而語

之曰予生平不諧於俗所爲詩文亦不諧於俗故不欲
向不知我者而索序詩詞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尙畱
小文二冊藏敝篋子知我者也他日曷爲我序而存之
沈泣而受命乃日月不居人事乖違逋諾未償實疚于
懷今年己亥從先生嗣君繡周茂才索得原藁付諸劊
鬪氏工竣問序於沈夫先生之文晚出其原本經術自
成一家當世自有子雲沈則何敢別置一辭惟感念知
我一言遺命誣諉用忘譎劣謹述先生之生平及沈從
遊承訓之本末次第以紀其梗概附諸簡末報先生於
九原云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秋七月受業汪沆拜
序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卷之一

授衣賦

蕉葉學書賦

春陰賦

枕溪廊賦

萬寶告成賦

河清海晏頌

卷之二

石經考異序

方君任隸八分辨序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戈達夫法書通解序

六藝之一錄序

一角編序

漢印譜序

續泉志序

醯酪序

使琉球記序

烏船紀略序

王右丞集箋注序

王雨楓集杜詩序

宛雅序



沽上題襟集序

茅湘客絮吳羹詩選序

煙草唱和詩序

卷之三

趙谷林愛日堂詩集序

景申集序

沈氏探梅集序

嬾園詩鈔序

查蓮坡蔗塘未定藁序

鶴洲殘藁序

雙清閣詩集序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蔣雪樵詩序

秋聲館吟藁序

程文石詩序

余茁村詩集序

綠杉野屋集序

葉筠客疊翠詩編序

蔣靜山詩集序

岳泗菴遺集序

汪積山先生遺集序

汪次顏遺詩序

汪司馬半舫集序

沈椒園詩序

无悔齋詩集序

焦山紀遊集序

盤西紀遊集序

卷之四

紅蘭閣詞序

陸南香白蕉詞序

張今涪紅螺詞序

吳尺鳧瓊瓏簾詞序

羣雅詞集序

吳可堂十二種傳奇序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絕妙好詞箋序

遼史拾遺序

南宋院畫錄序

前後遊仙百詠自序

樊榭山房集自序

樊榭山房續集自序

趙母朱太孺人七十壽序

汪母顧太君六十壽序

卷之五

程振華藏先秦貨布記

五百羅漢殿記

雲林寺重建地藏殿記

清繞橋新建春淙亭記

揚州馬氏墓祠記

杭可菴先生遺像記

益山小隱圖記

耕巖草堂圖記

三十六風亭記

松吹書屋記

舟菴記

秋聲館記

卷之六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四

秋日遊四照亭記

九日行菴文謙圖記

佛日淨慧寺遊記

開濬西湖碑記

田家灣志

屠墟廟志

機神廟碑

重修洞真觀碑

重修錢唐西溪天曹廟碑

重建揚州雙忠祠碑

卷之七

張昭論

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總論

厲氏考

漢西京無太學辨

齊襄公復九世讎議

李烈婦贊

節婦田孺人傳

張卿子先生畫像贊

數帆臺銘

澆藥井銘

答金華馬使君啟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五

徵刻宋詩紀事啟

祭汪舍亭文

汪君嘯園傳

張曠菴先生墓誌銘

候選儒學教諭馬君墓誌銘

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李公暨元配趙宜人合葬墓

誌銘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蓋思方公暨元配沈孺人

墓誌銘

朝議大夫候選主事馬公暨元配洪恭人墓誌銘

卷之八

寓簡跋

神龍蘭亭拓本跋

吳越武肅王登雲臺題字跋

下天竺寺山天寶六載餘杭郡太守張守信題名跋
乾道臨安志跋

宋臨安府在城興福禪院記跋

元西天元興寺鐘題名跋

董源龍宿郊民圖跋

吳禮部詩話跋

山中白雲跋

友林乙藁跋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沈青門唾窗絨跋

賞延素心錄題辭

湖船錄題辭

書馬文毅公彙草辨疑後

說杜詩雲出門

書項生事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一

錢唐厲鶚太鴻

授衣賦

以衣被蒼生詭安且
煨爲韻丙辰京師作

若夫秦風應律素顯遄飛日大火以次舍月西陸以揚
輝驗寒氣兮總至願時服兮無違占四人之月令授重
褚之溫衣授必有所受也於焉敬天府之受衣之爲言
依也以是念小民之依觀其義取章身美稱在筭典臬
呈材功裘告備嬪貢紀其匪頒縫人獻其歲事適百體
於舒徐冀羣氓之暢遂少昊執矩法宮高拱以廉深兒
湯舉秋窮簷煦嫗而覆被爾乃九重有善政四海無寒
鄉挾纊非可以戶給衣帛固由其力償蟲悽悽以語月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一

雁噫噫以迎霜杆響停於前戶燈影映於鄰牆井宿絲
而已凍火申繪而有光刀尺耀其摻手綫縷縈此迴腸
將以貯八蠶之絮製一襲之裳旣異夫黼黻昭宣半白
而半黑亦取乎文章炳煥爲赤而爲蒼是知天道送燠
而迎寒人事轉寒而向燠兌方之氣云調酉位之陰不
伏聚四十五日之女紅邁七十二儀之民俗崢嶸冰雪
將磔攘於司讎密麗綃紈自儲藏夫薦鞠何以助之曰
婦官老者懷兮少者安何以縣之曰象魏公桑畢兮公
田旣我

皇上裳垂元吉象合文明黎民於變萬物由庚纓絨榮
施於寮采章縫化洽於儒生授几杖而養老訓組練而

銷兵豈止家盡歌其五綉不啻人盡被以三英猶恐一夫之不獲彌軫顧於

皇情於是訪道細旃求賢良冶鵠版勤搜雕章繕寫微蛩催織尙念茲而在茲天駟降祥當匪且有且小臣獻無逸之篇敢以繼爾風與幽雅

蕉葉學書賦

爰有醉髡亦號書顛假一林之蕉葉代五色之花牋種紙爲田惡其棄于地學書作草愛其全乎天維彼蕉兮偃亞紛披朔方不茂南國多滋展葉過牆固覆幬之自我抽心出土兼舒卷之隨時入輞口之圖中綏綏雪壓植零陵之寺裏翼翼風吹青鳳稽稔宜如椽之不律綠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二

雲滑膩待似漆之喻麋于是破不動之枯禪試無羈之柔翰折處當堦拭之近案翻翻疊翠稱狂怪之情一一斜紋恣縱橫之腕灑窗有響悅墨雨之爭飛入草無聲似秋蛇之驚竄旣濡髮罷撮襟終微颺襲清露融題秋

戰之常陸子願標堂下

陸龜蒙戰秋辭蕉標建常

記夢餘之鹿鄭人

應置隍中漫號鬼襦筆陣豪而鬼辟宜呼仙扇文波逸而仙通修竹休彈揖張芝于硯北清陰漸減見索靖于牆東六草堪珍百枚成幅障薜荔之屏懸昔邪之屋影寫而指掌俱涼鉤摹而衣衿盡綠昔也古佛觀身喻無堅于貝函今也高僧運畫示有用于圓菴蕭鋒之一桁芳塵尙嫌其浣鄭虔之三間柿葉未足爲貪然而絹裂

飈巖旂擿霰墮裝褫徒云竊柎不可比山花之字究竟
歸空等壇竹之符有時從火是知菅蒯毋棄者代價之
義斤削弗良者遷地之機彼蔡侯之功常存菽圃斯素
公之草永映禪扉眼底鷗翻揭楮膚而剡剡胸中霓吐
展藤角以霏霏向使不傳書蕉之事又烏知古人之學
八法非止藉一揮者乎

春陰賦

千門晝永二月春中竚韶景於平樂之觀候妍華於駘
蕩之宮擬陽暉以鏡野悵氛靄之帷空屈子之湛湛江
波幾層深菴淮王之萋萋草色一片低籠爾乃凝綺闥
覆巖城入清籟傍雕甍迨迨似夢黯黯疑醒燕歸無影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三

絲墮難輕占甲子之謠麥先測雨晝丙丁之帖花亦求
晴蘋吹東來忽將開而復斂柳星南次豈在晦而能明
若夫比臘非窮等秋彌積傳燭逾紅汎醅更白載觀祓
禊愁連洛水之濱欲上秋千思結長安之陌其感人也
難狀其被物也無端拾翠意阻攀條緒闌緜漠青門罨
香輪而幄暗森沈朱戶壓摻手而簧寒得毋妒羣嫉之
蹤故障蔽以千重或云護百卉之芳故帟幕乎三光若
有跋烏則量金而買不無黑蜮且淬劍而殲使碧舒兮
紅笑悅拂席兮垂簾奈何別路方遙長門深閉戴勝雙
飛射干交翳梨雲以縞夜爲奇棠藥以解愁稱麗詩人
樓上徒爲安石之吟少婦燈前還發莊姜之噓

枕溪廊賦

以枕流欲清其耳爲韻

淀號雍奴滙于畿南之野沽分丁字歸於海上之洲其
中有溪焉其爲溪也旁通樊圃暗注湖溝翻車如鴉而
銜尾桔槔似鶴以昂頭奔瀉瀾其若赴合泌澗而交流
光汀滢兮不知夜聲潺湲兮忽驚秋其上有廊焉其爲
廊也重櫺透迤複雷連磨陋南朝石步之名丁謂詩因憶南朝石
步廊仿吳山卻月之吟去聲東坡詩夢數行斜桷照波
繞吳山卻月廊影以初翻幾折紅闌跨縠紋而倒枕於是搖苜藻拍漣
漪繫酒舫垂釣絲水宜洊至瀾必觀其度楊柳之涼颺
簾痕演漾響菰蒲之春雨瓦縫參差廊屈曲兮溪屈曲
試吳鞵兮猶未足溪纒屬兮廊纒屬命剡權兮唯所欲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四

若夫藤蔓紛披擬罨畫之汎荷花歷亂誤浣沙之行莫
不凭襟招鷺側帽聽鶯魚堂策兮叩檻鷗撲漉兮敲枰
郭恕先界畫成時纒迴隔浦白太傅灘聲作左簡就跳
沫穿楹映層雲兮窈窕入斜月兮淒清溯茲疏引方勤
經營伊始幽可避俗華不期侈迢迢千步差覓詩心灑
灑一條乍醒醉耳

萬寶告成賦

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爲韻

天清沃野水落平田素商應節少皞司權羨木穰而紀
歷美鞮斂以告虔稼穡作甘兆人羣號曰萬寶倉庾維
億國用遠踰於九年懿夫稷之種嘉虞之財阜順平秩
於西成朔俶載於南畝土牛出而送寒銅雀鳴而命耦

杏花萋葉序九扈以司春清明冷風勸三農而恐後蒼
龍既見舞雲而澤不愆期鴻雁初來報賽而獲云大有
聖人祈穀嘉祥載歌究乎天者胥熟麗乎土者咸和彌
望而黃雲徧覆連畦而玉粒駢羅荆揚宜稻雍冀宜稷
青州宜黍獻之以薌萁而十千異產不周之粟陽山之
稌南海之秬助之以瓜果而華實宏多地不愛焉普存
可驗數既盈矣握算仍過抽六穗於一莖陋相如之頌
封禪標同穎於異畝邁唐叔之作歸禾爾乃龍枝兮並
茂虎掌兮交垂芒擢兮黃人之日曝稔開兮青女之霜
滋耒響涼颺落餘糧之璀璨鎌分新月積滯穗之紛披
礪以扇隤香透重茅之屋簸於箕舌秕揚六枳之籬社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五

鼓載鳴迓田祖而是生九穀籥章有掌歛爾詩而不害
三時於焉納總則

天家之勳衍盈倉於以明禋則

帝籍之敷腴備物辰告嘉告覩燥溼之惟均財成曲成
仰陰陽之無拂用天分地而懸黎垂棘不足珍力本重
農而大貝南金皆可屈是以得其寶禮洽而樂舉享其
成遠至而邇安山出車河出圖駢蹤而集鳳在巢麟在
囿拭目以觀朱草華平因銜苞而連類芝房蕝莢同吐
秀以交攢於是秀眉之老羈艸之童騰繞杜曲居連灑
東籥餘織竹角罷吹桐大熏鼠穴高築牛宮神絃祈雪
易緯占風雞肥豚碩薤白薑紅南榮獻日北望呼嵩僉

曰重寶永符乎

大寶屢豐高出於元豐歌曰多稼兮雲屯薦新兮取陳
席慶兮百室藏富兮千春茅三脊兮曷可擬花四照兮
非其倫稱觥兮祝

萬壽子來兮趨公旬願爲太平之人兮萃萬寶以粒我
民

河清海晏頌并序

禮云聖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河原也海委也河發
源於崑崙之墟千里一曲九曲而入海海周乎八紘之
外有幼海有裨海有大瀛海百谷歸焉四瀆宗焉惟河
惟海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握瑞符叶嘉祥聖人首出御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六

世得一而萬化成河海受職定位得一而萬派澄粵稽
往籍榮光塞河徵於上世海不揚波紀於成周若夫感
應交捷胎蠶並臻歲蕤於圖牒而震耀於耳目者未易
覲也欽惟我

皇上中和立極濬哲恢圖合六屬六敘六聯之所掌式
辨於周官萃九山九川九澤之所珍厥包於禹貢遂民
之生則日用飲食忻其徧德復民之性則惇庸典禮洽
其綏猷固已瞻之如雲就之如日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洵乎仁亶而恩濺允矣軼頊而駕軒乃

一人垂拱司契於上羣黎緣督交勸於下
睿慮所周健行是則

謂田功既已卽而宵旰維勤

賜復蠲租之疊霈

謂庶績既已熙而旁求有典

闕門明目之常聞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皇上於是考太常之所守稽功德之宜祀禋燎沈瘞祭
則受福山林川澤咸秩無文祥正而青旂肅事土膏而
朱紘戒典先農之祀徧於郡縣懷柔百神莫不效順川
靈嶽祇奔走抃舞蜿蜿蜒蜒懿懿芬芬若河有伯若海
有神

聖天子蓋感之以至誠綏之以大德矣雍豫之郊冀晉
之甸大河所經石水斗泥上下千里積日瑩澈投膠者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七

莫得比其潔濯纓者羣然就其深澄源凝澱歷萬晦朔
守臣騰躍而告之太史連絡而書之鴻生鏗錡而頌之
河之清也如此漸水出於黟山入於東溟浙省所環歸
墟之所而潮汐之衝也比年決鬻水維偶緩

皇上念切民依

天藻頒而穹碑立泉府發而新廟建羣工萃止畚築雲
集今茲秋濤應月颺母無驚靈胥委蛇而御轡天吳聳
慄而匿景纖塵不飛餘波不湧耕桑得所婦子其寧海
之晏也又如此夫儲精錫祉者

聖主運之於宥密者也奏績安瀾者賢臣致之於旬宣
者也惟

聖主乃得賢臣之助惟修和乃協平成之理小臣沐浴醴化莫罄形容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乾端坤倪動靜不窮惟

聖有作成位於中九圍是式八荒來同德以爲車樂以爲御肅肅雍雍浹於兆庶民惟

后戴神惟順助河曰德水海曰環瀛或經九野或包八紘聿稱巨浸天一所生其澤廣潤其量虛受

聖皇膺圖靡不徧覆旣徧覆之又懷柔之揚其清矣式是晏而

帝心明明河乃如鏡

帝德安安海乃可泳於萬斯年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八

一人有慶魚鼈咸若琛賚胥來元首康哉股肱良哉朝宗之義萬國咸該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二

錢唐 厲 鶚 太鴻

石經考異序

六經自遭秦火或藏屋壁或寘山崖大義微言幾乎中絕漢興摭拾散佚絕而復續脫漏舛譌往往而有向歆父子校之于前伏無忌劉駒駮馬融班固諸人校之于後乃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者于是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書丹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此石經之所自昉也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至和嘉祐紹興俱仿前規以示模式歐陽子集古錄所收金石文字最廣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一

獨遺唐石經不載趙德甫金石錄洪景伯隸釋所載石經僅殘缺遺字晁子止取唐蜀石本與後唐長興版本參校著石經考異其書不傳本朝崑山亭林顧氏著石經考一編自漢以後異同始末該而存之可謂補前人之遺者也吾友杭君堇浦補顧氏之遺而加詳中參之以辨論如五經六經七經之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歸二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鄴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駁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滹書直發千古之蒙滯皎然如揭白日渙然如釋春冰蓋綴緝既力用思復精足以剖芒釐審同異不獨爲顧氏之評友兼可上游晁氏大禰來學

者已書成董浦屬序于鶚竟讀而歎曰甚哉著書之難也范曄楊銜之魏收魏徵諸家皆誤以漢石經爲三字董浦援据諸書而知一字之爲漢三字之爲魏請爲董浦立一佐證可乎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既哭以人爲藺何休注云藺周圻垣也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按蕃誅于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爲熹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詁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爲石經隸字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經一字之佐證也左氏隱

元年傳仲子手文爲魯夫人孔穎達正義云唐叔亦有文在手曰虞隸書起于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魯作歛虞作表手文容或似之按晉書衛恒傳言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唐書藝文志有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正義所引是古文一體此正始石經三字之佐證也鶚不敏不足與于校讎之役聊以斯言復董浦或者希左祖于斯編云爾

方君任隸八分辨序

新安方子君任作隸八分辨或以爲方子有志於古之道者也曷不觀馬鄭王許諸儒之會通發濂洛關閩諸賢之壺奧以勒成一書而先從事於此乎曰此卽方子

有志於古之道之一端也道載於文文散於事古者保氏之所教學童之所習莫不晰其形聲以通知天下之事而昌黎亦云爲文必先識字字莫古於古文大篆其詳不可得聞矣莫備於小篆隸八分皆自秦時初造以迄於今予嘗謂始皇雄材大略不獨設郡縣築長城爲千古無窮之利卽其有功於文字亦千古不易之軌則也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三體本自判別後世自歐陽永叔洪景伯吾子行諸公誤以八分爲隸由不知隸卽今之正書而八分取義亦未之講也善乎蔡文姬之言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而隸與八分之辨已如列眉矣

方子博極羣籍援引富而評駁精畱心游藝之學何莫非形而上者之所寓歟吾友金冬心處士最工八分得漢人筆法方子曾求其書孝經上石以垂永久用暴秦之遺文刊素王之聖典方子眞知所從事而衛道之心至深且切也夫

戈達夫法書通解序

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所重者辨形聲謹點畫而已自秦以降日就簡略始變古文爲小篆于是草隸以興筆法亦重漢陳遵與人尺牘皆藏弄之以爲榮魏晉以後帝王公卿競習於此北朝張景仁以八體位致通顯史臣至稱爲倉頡以來一人法書之重與文學爭權矣

當湖戈君達夫宏通士也手輯法書通解頗詳於用筆
結字所撰述古一篇摺摭奧衍突過寶臬其學要自足
重不獨工書也達夫盛年方將以文學遭遇此書行爲
道山延閣之藏不可與盛熙明之法書攷共彪彪炳炳
於寰中耶

六藝之一錄序

歐公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
其言豈不信然哉而又以爲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
足以致之此殆公之遜辭而非其實也公之後有胡戢
秀才者效公集古作琬琰堂濟北晁无咎爲作詩云君
不見廬陵公往爲學士修書日詔畀千金訪遺逸遺文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四

逸字往往出是公集古之作在翰林修唐書時奉勅訪
求且有千金之購詎得謂力之未足乎故好之有力而
能聚其上帝王其次公卿又其次則士之淹雅而饒於
資者若夫布衣糲食窮居野處之士雖嗜之一而篤如
歐公者亦未必能得亦未必能聚詘於力之不足往往
然也而公又慮聚多而終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
兼作跋尾以傳後學此則公所好之一而篤雖帝王公
卿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好之而能聚不暇爲錄以
傳於世亦終等於象犀金玉之必散此時有力之強不
能不爲之詘而慕歐公之爲者出焉自宋迄今爲圖爲
評爲編爲譜爲史爲志爲錄爲略爲目爲記粲然備矣

而吾里倪先生崑渠有歐公之好而無其力乃集諸家之所錄輯爲一編名曰六藝之一錄分別部類發凡起例凡爲六門爲卷五百有奇以金文石刻法帖爲經以書論書體書譜爲緯其用力可謂勤且肆矣先生志抑而謙竊取直齋陳氏之旨以爲書品書斷所論雖工至鍾王正與射御同科乃游藝之一耳鶚披其書上下千古賅括朝野則通於史偏旁音訓各有據依則通於經旁引曲證不遺幽遐則通於子與集蓋合四庫之菁華以成一家之書而先生已當杖國之年不假門生子弟之助闕市借人晨書晝寫數易寒暑以成書學之巨觀其學力日力有非後生涉獵輩所可望然則先生之於古可謂真能好且聚者也強有力者也承命爲序蕪詞不文幸得附名其間以爲厚幸云

一角編序

晚菘居士耽愛書畫獨具眞賞此編自比之馬遠殘山剩水以未見元以上眞蹟爲歉耳彼唐王廣津宋賈師憲明嚴惟中據枋國之勢肆其豪奪金題玉躐充物篋笥未幾零落或歸天府或散人閒徒令人有煙雲過眼之歎居士此編所購雖前代爲多然損硯田節衣食以營之辨析入微芒寶護如頭目以悅吾生以長子孫居士復何歉哉詩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祕密藏中安樂法吾從居士而問之癸丑除夕題于南湖花隱

漢印譜序

漢印之傳于今者有二曰官印曰私印官印昉于周之璽節至漢製乃大備緩鑄急鑿爲用不同今之印製九疊其文去漢絕遠惟私印記姓名多仿漢法夫班范兩史荀袁兩紀之所載其功德炳煥于簡冊者詎因一印存毀爲重輕若姦諛之骨旣朽而名印猶存宜唾棄毀滅之不恤况瑣瑣獠狗噉盡無可稱述者乎然且王厚之姜夔錢選顏叔夏著之爲譜揚克一著之爲格吾邱衍著之爲式朱珪著之爲集考葉森著之爲韻釋諸君子豈惟篆學之古拙足取哉亦云善惡之名范金附之不朽爲吉爲辱勸戒是寓其修名不立徒託蟲篆以自

見者又足懼也夫是之取其亦遠于玩物喪志之誚已甘泉程君振華多才藝最精于鑒賞嘗藏弄漢官私印共八百餘件濡紙脫文編排爲譜屬予序其端因爲道漢印可取者如此

續泉志序

續泉志若干卷吾友胡道周氏續宋鄱陽洪文安公遵之書而作也錢法自周九府漢三官而後輕重大小時異代殊前文安而纂述者若梁顧烜唐封演張台宋陶岳杜鎬董道金光襲李孝美輩文安皆搢摭而辯證之又廣采史子諸家而以家藏古泉百餘品摹畫爲圖用力可謂勤已惟昔宋室之南軍興歲幣公私交困緡錢

不足用始以益州交子之法行於江淮行在於是天聖
閒所置務其交引視錢爲準者卽以交引代錢天下大
計仰給於紙謂之楮幣元費著作譜載其圖式界數甚
詳錢法之變於是而極文安生其際目擊時艱爰作泉
志論世者以爲殆文安微意所寓云道周嗜古之篤不
減文安凡所貯陳皆得於神林破冢鎔摩薛蝕之餘不
獨齊太公貨新莽泉模爲文安志所未備卽有宋一代
諸年號泉之外又得銅牌徑二寸許其文爲臨安府行
用準三百文省予向讀郎仁寶七修類藁云是南渡國
窮補救變通之物交會錢引之類第不解所謂省者何
考洪文敏容齋隨筆云太平興國四年因五季之制詔

民閒緡錢定以七十七爲陌自是以來官民出納名曰
省錢然則銅牌者殆亦支錢之券當日錢無足陌故著
省字非如楮幣之祇以千百爲率也銅牌廢而楮幣行
此正可補宋史食貨志之缺於以續文安作志之微意
相去五百年有莫逆於心者焉文安志分九品曰正用
品曰僞品曰不知年代品曰天品曰外國品曰奇品曰
厭勝品天與神鄰於幻誕無稽道周削之限以七品尤
有特見予故猶舉大略而爲之序

醴略序

趙君意林撰醴略成如千卷賅綜奧衍靡所不具實爲
前此所未有不特顧野王載醴醖之味吾子行辨酢醑

之文而已而無學之徒或曰爲底下之書夫大易所陳
曰節飲食雅詩所褒曰議酒食醯鄰於酒而可飲食者
也治菹柔膾和羹養骨無不是需節之議之寧無切於
資生之要而漫侈隸事云乎哉予準之漢以來簿錄家
應入子類者有二周禮食醫掌王百醬之齊膳夫職云
醬有百二十二甕賈氏疏醬謂醯醢也鄭氏云齊菹醬
皆須醯成味也隋經籍志食經酒要皆附醬家醯略應
入醫家齊民要術起自耕農終於醯醢宋藝文志酒譜
茶錄皆附農家醯略應入農家準之於子如此參之於
經如彼後之淹雅君子其舍諸魚豢作典略裴子野作
宋略李淳風謂王無功爲酒家之南董予亦謂君爲醢
人之魚裴夫略者巡也於書無不巡也略者界也以醢
爲之界也

使琉球記序

皇清受命奄有區宇仁風義問扇被萬國戴斗比景之
域文身鑿齒之倫無不悉主悉臣奔走恐後琉球遠在
東南海中恭順夙著冀霑

聖人寵靈世爲外藩以奠卉服延頸鶴望請封者至再
康熙元年張侍御學禮銜

命以行遠涉鯨波踰年後歸中朝著有使琉球記二卷
上卷言使事下卷言風土也侍御嘗鏤版歲久漶漫曾
孫寶善謀重授之剞劂而屬鶚爲序按琉球之名始見

隋書字作流求元史作瑠求隋書言國王姓歡斯居波羅檀洞多鬪鏤樹條纖似髮王乘木獸所居聚髑髏壁下異俗可駭如此元史但言澎湖嶼已下漁舟颶漂落滌返者百一自隋至元慰諭不服浮海擊襲虜其民人而還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貢而山南山北二王相繼受封其後爲中山所併朝臣奉使者陳侃蕭崇業夏子陽客胡靖等各有撰述明一統志仍隋書之舊而侃等所書類多浮飾紕繆其言不實君子弗尙也侍御之記魚龍風雨變怪百出其奇險有不止於落滌者自正副使臣以至黃頭赤幘輩皆仰天家威德所芘克全無恙而禮儀之虔恪民俗之樸略

絕無荒誕可駭之狀則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九

至化之漸者遠故錄之象胥掌之舌人者簡且質也且夫人臣出使外國多以口舌折衝若陸賈張騫等爲比無論南越大宛非唐虞盛世事而賈等方緩頰吐吻之不暇又豈能條其見聞一一筆之於書若琉球國貧而俗儉侍御減供却金上體

朝廷恤小柔遠之至意而中山久旱冊禮旣畢大雨三

日

聖澤滂流瑞應尤卓越萬古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而又錄其禮俗政教札荒厄貧康樂和親之類各爲一書以反命

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侍御之記其猶比物此志也夫嗣是出使者汪檢討楫則有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徐編修葆光則有中山傳信錄皆本待御而增益其未備惟侍御能舉其大者以有待也

鳥船紀略序

古者車戰利西北舟師利東南此大較也太公陳蒼兕於盟津叔向召舟虞於涇水西北之兵未嘗不需舟以濟攻擊備禦之方略焉賦苦匏者命之將習流不其難歟所謂利東南者三江五湖黏天無壁寇據爲險我乘爲利以舟禦舟卽以舟攻舟則形式之詳器械之精操縱之宜未有不講求儲待而能占師中之吉獲濟川之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十

用者矣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以滇南叛全楚振動挂鎮海大將軍印京口將軍張公時爲副都統聞變卽移駐武昌佐討逆將軍鄂公鼐帥水軍進勦賊黨盤踞岳州出沒洞庭公謂水陸夾攻爲上計遂以沙船屢敗其眾究渠杜輝獨乘鳥船船勢駢駛不可仰攻公請於幕府造鳥船以敵之附掠陳使臣入奏奉 命使公至江南監其役京口船式久廢無考公因福船之製增損之船成凡六十艘復泝流入湖舟犀士飽風利帆駛連有桃花峽柳林背君山壘石之捷會十月水涸眾慮阻淺爲賊所乘公不爲動橫截上流使之餽援俱絕魚駭獸散

王師於是直抵滇城逆黨即時殄滅論者謂保全岳鄂得鳥船戰力爲多夫自昔水軍俱用火攻若岑彭伐公孫述則以冒突露橈焚夷陵之浮橋周瑜拒曹操則以蒙衝鬪艦燒赤壁之戰舸王濬平孫皓則以大船連舫然橫江之鐵鎖乃所藉者荻薪膏炬而已今則礮火星而無堅不摧牌盾雲羅無隙不固櫂卒譟躍鉤拒並施此卽虞舸程工無所獻其巧輸般運指不足喻其奇者也然且刳者不能用者未必刳公始以意匠經營爲船司空繼以忠勇奮厲登艫指麾莫不如意蓋旌旗沿武昌而上也先聲足以褫賊之魄樓櫓劃洞庭而戰也持久足以制賊之命於上稟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十一

廟謨下作士氣有存於刳物之先者其佩將印受上賞以功名顯不亦宜乎公鎮京口月餘寢疾彌留言不及私惟出烏船紀略一編授嗣君景仲俾錄而藏之安不忘危有備無患公之志也公孫運判寶善將雕木以傳屬序於鶚所以裨

國史述祖德經武略胥在是焉因不敢辭而爲之序公諱思恭字欽五奉天遼陽人隸鑲藍旗

王右丞集箋注序

箋釋之學自古爲難注班書者服虔應劭如淳晉灼而外無慮十餘家至小顏新注穿漏解駁指其抵牾差謬不少假借自謂無復遺恨而二劉兄弟父子旋起議之

注文選者李善而外如呂延濟劉良李周翰張銑呂向等又加疏通可稱該備而邱光庭作兼明書多是正其疎略求如酈善長之於水經劉孝標之於世說歷世久遠無有索瘢擿垢者蓋指未易屈焉詩之有箋昉自鄭氏宋人箋杜集數十家近人多取唐名家集爲之字櫛句解以便觀覽而王右丞集獨解善本右丞詩在開寶間早擅英聲千年來與儲太祝王龍標岑嘉州孟襄陽輩並驚天壤尤推傑特文格華整超逸雖不以此獲稱宋姚鉉撰唐文粹持擇最爲精審于右丞取頌碑序三首詩筆並茂洵才人之極致也吾友趙君松谷愛玩是編畱心綴述排比成二十八卷出以示予曰吾之爲是

注也唯詳與慎而已詳故世士所津逮之籍左證明白根括完善卽至榆函貝葉之藏亦無脫漏而疑義所在寧慎而闕如郢書燕說吾知免已又以餘力輯評跋羅繪事具年譜展卷之下如與高人詞客在欵湖竹里間繩坐靜言晤對于千載之上寧非菽苑勝引哉若右丞迫祿山僞命當賊平時與鄭虔並囚宣陽里虔以善畫祈崔圓得免謫台州司戶右丞以秋槐落葉之句達肅宗從輕左遷中允善乎少陵之目右丞曰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于鄭司戶則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又曰反覆歸聖朝點染無蕩滌則王鄭之優劣詩史已有定論又何待後人之喋喋耶予因歎箋釋

之難而喜松谷之詳慎可爲注書之法後世雖有索瘢
擿垢者當亦歛然而退無復置喙矣

王雨楓集杜詩序

東坡謂學杜者唯得其皮骨集杜而無精神弊亦如之
集杜古句驅使貫穿猶可以奔放致力至五律則對屬
欲精章程欲變又須有灑氣流行其中必具少陵之詩
律與少陵之境而後爲之乃如自運俗士思以百家
衣體擗捨少陵而有之讀趙東山評注有不汗下者乎
山陰王君雨楓集杜五律詩多至三百餘首雨楓才氣
豪健弱冠卽舉鄉試用經冠其曹屢上禮部見擯于有
司馬煩車殆幾同少陵殘杯冷炙之恨年逾五十始以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三

詞學被薦論者謂與少陵獻三大禮賦試集賢院何異
乃少陵遂因獻賦得官其贈集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
士也有曰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感激知已不忘衡
鑑之重如此雨楓攄文散藻有聲摩空不幸斥落且遭
微累如孟歸唐故事其別舉主也則曰繆稱三賦在刻
畫竟誰傳其自傷生理也則曰新詩句句好莫使眾人
傳嗟乎士只爲其可傳者耳使少陵卽不獻賦得官其
詩豈有能沒之者哉而雨楓終有不釋然者誠悼時之
已邁而惜命之多窮也少陵流轉飢困在救房琯被謫
以後雖暫稱遭遇終歸不偶雨楓生盛際淪棄而歸有
秦望會稽之山可遊眺有鏡中之田可畊優遊閭巷歌

咏太平其樂固未可量然則人生之幸不幸亦復何常而集杜一編詎足以盡兩楓耶若其對屬之精章程之變卽有如少陵之晚節漸於詩律細者識者具見之不復多贅云

宛雅序

宛陵爲東南奧區溪清駛而山秀拔風氣懋美生其地者不誘於見聞而皆有以自立故其發於聲詩和平澹雅無噍殺嗶緩之音陸放翁序李虞部之詩云來爲守者風流吟咏謝宣城寔爲之冠生其鄉者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斯言蓋實錄也繼宛陵而起者有明諸梅若禹金季豹子馬杓司均未足當其選我朝施侍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十四

讀愚山先生出而嗣蹤開寶以溯漢魏滄音至味流輩所希予嘗謂漁洋長水過於傳采朝華容有時謝惟先生獨無墜響宛雅一編蓋梅氏禹金爲之倡先生爲之續而再續以迄於成者則先生之曾孫槃齋明府也夫能選詩者必工詩審矣然非淵源有自矩矱世守則詩之工也恆難言之唐杜甫爲審言孫論者謂句律之細實本於祖而少陵亦云吾祖詩冠古又云詩是吾家事宋陳師道爲洎孫論者謂詞格秀古造句愈工后山所自亦如甫之於審言今槃齋稱詩江南無愧祖碑而宛雅之選網羅幽隱持擇精嚴有以補梅氏之闕而成先生未竟之業是則鄉國所用輶軒所采且疑以標樹海

內之的而爲羣唱所歸非偉觀歟予因之重有感焉吾鄉風雅之盛不減宛陵無好事者蒐而輯之恆以爲欠事往時吳丈志上商邱太宰坐中唱和容也嘗竭二十年之力上自六朝唐入下迄前代錄爲武林耆舊集藁如東筍頭白眼昏日夕鈔撮事未竣而歿今其遺書具在後人不能爲之表章里中同志欲畢其緒又不肯傳寫眞諸敗麗恐雨黹蝨侵終歸烏有然則吾人之著述其有賴於賢子孫詎不亟亟哉

活上題襟集序

古者賦詩有二有自作者如晉士薦狐裘之賦是也有引古者如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是也引古者義取斷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五

章卽如自作而不出鄭志以昵燕好後世奧區遐覽友朋倡酬之作權輿於此矣津門爲直沽入海處自元明以來地近畿南運舟官舫從之取道詞客經由者率多羈旅閔歎所謂勞者之歌求其遊集宴衍賦詩言志如顧阿瑛玉山雅集徐良夫耕漁軒集等不特自作者不可得卽援引前代亦寥闕無聞豈非不得其人無地主以爲之勑哉查君心穀儉堂曩弟詩品皆清警拔俗性復喜賓友負郭有水西莊軒櫺虛敞坐挹風帆雲樹於無際主其家者多浙中名勝山陰則有劉君雪舫胡君吳齋秀水則有萬君柘坡吾杭則有吳君東壁陳君對漚汪生西顛其詩各張一軍與主人爲勑敵合數年來

晨夕往還之作釐爲八卷又附以聯句詩餘二卷目之曰沽上題襟集夫漢上題襟集者唐段成式溫庭筠周繇余知古輩在徐商幕府追遊之作也江漢閒國風所首及固詩人之淵藪而諸人所爲坐觀花豔狎燕綺靡僅步齊梁之後塵以視斯集粲如球貝和如笙鏞幽鳴相答如松風澗水近古之會友樂羣相宣以道者雖仍其名詎襲其響乎僕三遊長安皆有車輪蹶未嘗一至水西與分劇韻心穀諸君旣勗爲沽上之作者後有引古之流直以爲沽志可也

茅湘客絮吳羹詩選序

吳爲東南大藩 本朝漸摩至化涓醲粹美聲詩極盛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六

其著者大小雅之材傳誦通都大邑髻男稚女皆能道其姓氏其隱者青燈老屋破硯枯吟或至槁項黃馘不能博一人知己徒埋沈於菰煙蘆雪之鄉者不知凡幾輩此五湖茅湘客先生絮吳羹詩選之所爲用心也或仿高仲武之評或綴元裕之之傳悽然似山陽笛泣然似雍門琴不待讀其詩已想見其人而況其詩不一格人不一情高者入天幽者徹泉古非朽蠹新非纖側此如入三吳之市金齏玉膾芳腴溢目饜飫之餘幾至無下箸處題曰絮吳羹者謙詞也亦快詞也若曰吳俗輕揚吳音清浮欲如調五味者劑而平之則非先生之本意矣

煙草唱和詩序

古之飲者周禮酒正三酒之外又有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醕之屬其厚薄有殊大抵不離酒林耳三國吳志韋曜傳始有茶菴之名自是茗飲盛行于世古所謂六飲者廢矣若今之煙草明季出自呂宋國亦謂之煙酒以火不以水蓋飲類也顧未有詩之者當湖陸南香先生博物洽聞領袖羣雅倡爲青韻六首一時名流和者數十人爭先獲雋都爲一編而屬序于予予鄉亦嗜此以肺疾禁不復飲幾同毋旻論茶有利薳累大之慮然煙草之嗜徧天下遂與茶角勝茶有經有錄而煙草有詩吾知好事者當十手傳鈔庶幾形管之貽芳蘭之佩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七

也乾隆辛未季春二十有五日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三

錢唐 厲鶚 太鴻

趙谷林愛日堂詩集序

自漢魏迄今詩歌之傳於代者往往有名位人爲多而
顛顛偃蹇之士十不得二三焉其故何也有名位人勢
力旣盛門生故吏不憚謄寫模印四方希風望景之徒
又多流布述誦雖無良友朋佳子孫而其傳也恒易若
士之顛顛偃蹇者則異是苟非若沈子明之於李長吉
歐陽永叔之於蘇子美爲之表章於身後則惟有望於
後之人以大慰其幽篋冥漠之魂耳趙五徵君谷林里
中詩人之最也今年春年未六十以疾卒生平雖被薦
詞學無所遇卒不見於設施孝子一清在苦中漬淚
濡墨編香其詩爲若干卷以予與君游好亟以示予且
請爲之序予受而讀之綜論君之詩大概格高思精韻
沈語鍊昭宣備五色鏘洋叶六義胚胎於韋柳韓杜蘇
黃諸大家而能自出新意不襲故常其於今世魁人傑
士之號能詩者與之頡頏馳驟其間未知其孰爲後先
也使少加以名位則不脛而走天下者非一日矣而卒
有待於後人之發明嗚呼是非命也哉昔楊誠齋序范
石湖集云予於詩非以千里畏人者而獨於公斂衽焉
予於君亦云予所遭與君同不幸有伯道之厄早自編
其詩詞十卷以行未知能不磨滅否就使磨滅而君之

詩必傳於後無疑予詩有數首附見君集中或因之以不朽非厚幸也歟

景申集序

歲丙申壽門病瘖江上余過問之寒熱互戰膚悴且削而方書藥碗間雜廁筆硯禁掉不已苦謳愈益甚索視之則懷人絕句也夫交之弊久矣屠沽兒有酒肉者既不樂與勝流交勝流亦褻裳去之或襲裙屐之虛名愛博不專好賢樂善之誠實無有也壽門大布衣位不致通顯貲不足結客而取友不倦若渴之求陰渴之求飲始終無間昔王丹論交云知全者鮮壽門可謂能全矣故其發於懷思者雖疾病呻吟之餘不能自己豈徒以其辭之工哉長興鮑明府西岡積學愛人今之元魯縣孟武昌也見而喜之謂可裨益交道其辭又最清拔古奧不名一格乃鋟而傳之壽門懷明府詩見集中明府之賢如此其他可知矣若予愚蠢卑陋而以金石文字與壽門偶有夙契亦獲玷諸公末豈非幸耶

沈氏探梅集序

探梅集者吳興沈翰翁太史偕其從弟雨蒼從子東甫霽漁勞山遊菁山上濠村倡和之作也昔人之題詠吳興者水事多而山事少故蘋苳蒲蓮茗葦之屬繁芳擷柔恆滿簡牘李直方記白蘋亭有紫桂翠篔辛夷木蘭縈葉振蕊落英飄灑之語而梅則未聞惟山謙之吳興

記烏程有梅墟梅林梅亭談鑰志稱安吉縣梅溪多梅菁山在烏程南舊傳葛稚川種黃菁於此故以菁名上濠村在山下其地有宋秀安僖王墓又有常照寺爲宋善畫僧梵隆所居巖紆林邃可以訪古則夫仙菁荒寒梅盛冰汎釋山行起亦人代推移境會變遷之大凡風人之旨於是深矣唐以來倡和傳者例不一姓若令狐楚韓琪等之斷金集段成式溫庭筠之漢上題襟集皆是也獨竇氏聯珠集則爲常牟羣庠輩五人之詩出自褚藏言所編又非倡和今沈氏門才甲於淞河以西而探梅一集用尤延之蘇東坡舊韻雲機月杼自出新意實爲倡和詩之甲余因讀是集而想諸公當日立者倚

樊榭山房文集卷三

三

樹行者環石仰者承薌頰者拾英吟能歷歷若圖畫焉

懶園詩鈔序

往時吾杭言詩者必推西冷十子十子之詩皆能自爲唐詩者也承其學者吳丈志上徐丈紫山師張先生秦亭蔣丈靜山雪樵陳丈懶園師毛先生稚黃沈丈方舟獨師嶺南五子而說亦與十子合諸君之詩聲應節赴宮商訢合故流派同而交誼亦日以篤予齒視諸君最少有倍年之敬而諸君皆折節下予予因靜山以識懶園時靜山食貧困居諸君時相過存雪樵懶園尤勤于贈遺猶記翁橋古桂花時偕靜山出郭解后懶園見其眉宇敦樸有先民風氣無名場嵩凌之習及讀其詩則

歌行排冪彷彿嘉州東川五七言近體亦在錢劉之間
予固心儀之惜乎頻年飢走四方未得與晨夕論詩而
嬾園與諸君後先皆墓有宿草良足悲矣夫詩之道不
可以有所窮也諸君言爲唐詩工矣拙者爲之得貌遺
神而唐詩窮於是能者參之蘇黃范陸時出新意末流
遂瀾倒無復繩檢而不爲唐詩者又窮物窮則變變則
通當繁哇噪聒之會而得雲山韶濩之響則嬾園一編
非膏肓之鍼石耶嬾園有子景仁癸丑成進士作宰西
江將開雕是編以傳屬序于余余尤望諸君之後人皆
能表章其先人則予將載筆以埃

查蓮坡蔗塘未定藁序

樊榭山房文集卷三

四

詩不可以無體而不當有派詩之有體成於時代關乎
性情真氣之所存非可以剽擬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
去卑而就高避縲而趨潔遠流俗而嚮雅正少陵所云
多師爲師荆公所謂博觀約取皆於體是辨眾製旣明
鑪鞴自我吸攬前修獨造意匠又輔以積卷之富而清
能靈解卽具其中蓋合羣作者之體而自有其體然後
詩之體可得而言也自呂紫微作西江詩派謝臯羽序
睦州詩派而詩於是乎有派然猶後人辨香所在強爲
臚列耳在諸公當日未嘗斷斷然以派自居也迨鐵雅
濫觴已開陋習有明中葉李何揚波于前王李承流於
後動以派別概天下之才俊噉名者靡然從之七子五

子疊牀架屋 本朝詩教極盛英傑挺生綴學之徒名
心未忘或祖北地濟南之餘論以錮其神明或襲一二
鉅公之遺貌而未開生面篇什雖繁供人研玩者正自
有限於此有卓然不爲所惑者豈非特立之士哉查君
蓮坡以詩鳴寓內久矣蓮坡家海津去日下數百里而
近舟車馳騖驚擾於耳目門庭授受誘掖其心思宜其
詩之囿於派而蓮坡掉頭天際縱心遙遇所託意者山
水禪悅友朋書卷之間通脫雄鷲滌煩釋滯標舉勝境
流連景光輒警秀不可移置間爲豔詩及樂府非寧蘭
攬茝之旨卽花飛釧動之悟此其陶冶深而采擇富殆
無體不苞以成爲蓮坡之詩體歟蓮坡少嬰世網息機

最早力田侍養澹然一無所營而通懷嗜學博極古今
結友徧南朔有江湖且過之日昔人所謂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者庶幾近之讀者因詩以儀其人并因其已刻
者以想其未刻者知子言之不妄歎也

鶴洲殘藁序

海內稱清門世德而有文者必首秀水朱氏濂先生
則太傅文恪公之曾從孫尙書公之孫也文恪公以宰
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尙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
曰吾甚慚于叔父至今士大夫傳誦其語文恪後人有
竹垞供奉以布衣入著庭自言恆產不及太傅之半先
生爲貴陽公季子生最晚閱桑海後舊業零落僅依先

世所構城南鶴洲草堂以棲供奉罷官日常相過從故
曝書亭集中多及鶴洲之作所謂藕葉水亭眞如塔火
多得之蕭滅之餘先生雖貴公子無負郭一壠資以爲
生恆忍飢誦經翛然自得而已晚謀微祿以養司訓吾
杭師道獨尊有聶東軒嚴峻之風矢詩不多直寫胸臆
有歸季思脫灑之意世士用門伐爲梯媒躁擾奔競如
將糖之蠲聞前輩之風其亦可以自淡于名利之外矣
先生之子嵩齡輯遺藁成屬予序其概如此

雙清閣詩集序

走揚州新城之交衢列隧聯榻中有詩人閔君廉風鍵
戶而居葺小閣三楹階下蒔甘蔗數本交蔭几格而榜

曰雙清夫杜老生平遭遇天寶時提攜妻子流宄道路
其所謂心跡雙清者不過依嚴武築成都草堂數年耳
廉風砥志厲行安於家巷內則有柔甘以養母外則有
酒茗以樂賓顧有取乎杜老之云者得毋清之一字爲
風騷旨格所莫外者乎大抵詩之號清絕者因乎跡以
稱心易超乎跡以寫心難揚州當舟車之會易溪山而
塵壙易友朋而投謁易文字而徵逐卽有折楊皇琴之
曲亦奚當於大雅此如風蟬露鶴噓喻霄靄移而置之
咬哇嚙省之區有咽而不能成響者矣廉風土斷于斯
獨能絕去喬溺就於平中閒發警思戛然謬然足以析
煩而破寐可謂力能不囿於方隅也已昔吉甫作頌其

自評則曰穆如清風晉人論詩輒標舉此語以爲微眇唐僧齊己則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蓋自廟廊風諭以及山澤之臞所吟謠未有不至於清而可以言詩者亦未有不本乎性情而可以言清者廉風居聲利之地泊然寡營而獨喜暱就子輩枯槁蕉萃之士窮日繼夕流連傾倒而不厭韓子云爲彼不清作玉雪廉風其知之矣

蔣雪樵詩序

三百篇之詩稽之小序凡爲孝子所作者有四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唐鵠羽君子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也小雅蓼莪我孝子之不得終養也北山大夫勞於

從事而不得養父母也由四詩繹之曰慎旃則不敢毀傷之旨也曰藝黍則用天分地謹身節用之旨也曰罔極則病致憂喪致哀之旨也曰憂我父母則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之旨也諷詠所陳百行之源具備而作者姓氏竟不得與家父凡伯芮伯仍叔蘇公寺人孟子譚大夫史克諸人並列孝者人子之職遭時不偶有不得盡第傳其詩以告哀而已蔣雪樵先生吾里之孝子也先生生盛時無祿仕託於醫盡其技以爲養居父喪不沐浴爪翦者三年卽屏肉食以至於今奉母色笑時涼燠謹樂餌夜必數十起母幾百歲乃終先生躬負畚鍤成墳朔望伏臘必造葬所泣慕拜奠畢景而返雖風雨

雪寒不避家居無他嗜好喜讀書爲詩以自適總先生生平不離親側無山川夢寐之阻故其詩不必如陟岵無何食何嘗之戚故其詩不必如鴛羽無我獨不卒之痛故其詩不必如蓼莪無經營盡瘁之嗟故其詩不必如北山而念甥姪篤交遊見雲泉而宅心與緇褐而爲侶凡形於言者何莫非其情之所甚摯而先生亦豈肯求聞於後與世之詩人爭工拙哉昔陳孝子曰謝貞其詩王筠稱之唐孝子曰費冠卿其詩計有功記之孝子之詩自有以姓氏著者先生雖老於家林羔雁不至當不潛曜晦采於今之盛時也

秋聲館吟藁序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八

符生聖幾起孤生克自淬厲於學不幸年三十三積病不愈以歿彌留時出吟藁一卷屬其執友王君茨簷詮次行世且泣然曰俟吾師厲先生歸乞一言序之吾目瞑矣悲夫悲夫余讀聖幾詩愈憶聖幾之爲人矣聖幾賦性幽澹迥出流俗見干進改錯輩視如腥腐獨能追扳古人與之頽叩揖讓當廣坐中眾論譁起意所不可默然無一酬對而常有冲澗不易盡之致居家事二親愉愉如也出則篤於師友有緩急不膜外視可以媿世之執經同席未幾相遇如途人者故其爲詩澄汰眾慮清思眴冥松寒水潔不可近睨至琴言酒坐送別登樓則往往綿密周環情不與辭俱盡使其克永天年驅使

豪牘殆未可量而惜乎其僅此也或謂聖幾詩語境冷峭故非壽徵古固有少日爲衰殘語而年與位俱高者卽使聖幾以詩徵其不永如長吉之以挾摘致罰惇夫之以呻吟名集要爲姓氏長畱天地間彼藉榮膺享上壽歿而無一可稱將與螻蛄螻蟻同歸邱墟者可勝道哉

程文石詩序

新安休寧之汭口當岐陽山下爲瓊璜二水合流處歸太僕熙甫稱其山圍水繞林木茂密孫山人太初有八詩詠其勝雲溪暘谷間程氏聚族而居自宋迄今代多詩人吾友文石其尤也文石性好道雅慕胎息大還之

樊榭山房文集卷三

九

術思得巖棲谷飲以終老迫於貧無以養母轉客四方與予相會合於淮左近十年矣與之交氣日以醅而詩日以上所資以爲客者亦在於詩然得意之作文石不肯輕以示人也一日哀次其詩而屬予以序予聞道家之說出於老子務去健羨黜聰明以求其所謂杳冥昏默者若雕肝鐫腎用力於一言一語之工毋乃與道遠乎文石有志於道奚不憚煩而若是今讀其詩天機所到自然流露如霜下之鐘風前之籟應氣則鳴初無旬鍛月鍊之苦而達生遺物能使人忘去榮悴得喪所在然後知文石之詩之進乎道向之以詩人求文石猶淺之乎言詩矣然文石終以貧故不能返汭口以居又不

能遠入五嶽諸名山覓異人而與之期沖舉徒然用詩
篇一寄其寥廓之想予又聞道家有五倉辟穀之術文
石豈求之未得邪淮左多南帆北馬直利名數耳非道
鄉亦非詩國也若被褐懷玉和光同塵如古異人張平
叔王南雲之所爲則文石自得之吾無以測文石之所
至矣

余茁村詩集序

三百篇以來感時之作備矣屈子之傷春宋玉之悲秋
以至愛日長苦晝短不可數計也顧未有耽翫寒事而
吟不輟如吾友茁邨者茁邨天姿爽邁學靡不貫少日
頗饒於貲所儲古奇器書畫幾與清閨閣埒性喜結友

葵樹山房文集卷三

十

有急者投之輒解贈千金不少有德色及其中年囊篋
垂罄閉門深巷或至竈額無煙而兀兀終日夕戛筆作
金石聲未嘗以昔所周人者望於人人益以是高之集
中詩大都皆彫年急景冰雪崢嶸觸於懷而托於音者
也初出以眎予標其首曰銷寒予獻疑曰氣之游者寒
則斂景之蒙者寒則清材之柔者寒則堅其在人也寒
女有機絲人賴其用寒士有特操世資其道寒亦何可
竟銷耶况復之一陽臨之二陽當頽最凜烈之際大出
之生意已萌兆于下寒亦何必遽銷耶若君之聳山字
肩踞爐畫殘灰作驚人語如是以忍寒可矣奚至效小
兒女骨脆不能凌吹亟俟煦和點梅圖以脂爲九九數

而反名曰銷寒乎苜邨曰子言是也予書堂曰濡雪取
傅咸款冬賦中句與予詩有合焉用以名集予爲我序
之辭不可得卽次第其語以塞君意若其辭肆滂葩意
關塾戶以韓孟之奧峭爲宗而復取材近於皮陸淵雅
近於歐梅世當有知言者予評不足爲君重也

綠杉野屋集序

少陵之自述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詩至少陵止
矣而其得力處乃在讀萬卷書且讀而能破致之蓋卽
陸天隨所云較輾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
卒造平澹而後已者前後作者若出一揆故有讀書而
不能詩未有能詩而不讀書吾於徐君柳樊之詩尤信

樊榭山房文集卷三

十一

柳樊生臨溪秀絕之鄉承襲清華流派有自爲文卓絕
恆區復以詩歌著稱綠杉野屋集四卷積平日所爲自
定而存之者也今年閏上巳與吳越諸公修禊事於湖
上初晤柳樊見其仿蘭亭體詩古音澹味儵然自遠固
已心折猶疑柳樊年僅逮壯使操觚劇壘與古人爭勝
於毫釐未必能大放厥詞如善御者歷蟻封過水曲有
組舞縱送之樂也別逾半載雪中過訪出此集見示然
後知柳樊之詩洵異乎今人之所爲者矣柳樊生平所
歷自吳興至杭不過百里卽其懷古攬勝之作已橫鶩
別驅清峭奇麗使人不可擬議嘗閱臨溪先賢沈忠敏
與求集歎其錢塘賦水母七古一篇構象命意非浸淫

於古不能及讀柳樊明醮壇茶字琰天聖寺管夫人畫
竹諸歌筆力直破餘地繼忠敏而起者非柳樊誰屬耶
夫黏屋材也書詩材也屋材富而采廟桴桷施之無所
不宜詩材富而意以爲匠神以爲斤則大篇短章均擅
其勝郭景純云黏材作柱埋之不腐柳樊持是以往爲
之不已將自有千古又可爲柳樊信者已

葉筠客疊翠詩編序

往時東南人士幾以詩爲窮家具遇有從事聲韻者父
兄師友必相戒以爲不可染指不唯於舉場之文有所
窒礙而轉喉刺舌又若詩之大足爲人累及見夫以詩
獲遇者方且峩冠紆紳迴翔於清切之地則又羣然曰

樊樹山房文集卷三

三

詩不可不學夫詩性情中事也而顧以窮與遇爲從違
卽爲之而遇猶未足以自信使其不遇則必且曰是果
窮家具而棄之惟恐不速詩果受人軒輊歟柘湖葉君
筠客詩人笠亭先生之子也自其尊人庭訓卽知四始
六義之教其時偶拈競病老宿皆羣相推服長而與于
續洛如雅集之壇站于於吟卷中時見其新警瀟灑不
拘拘縛于格律固已心折今年春暮買舟來杭袖銜一
編問序於予予語筠客讀君詩知亦嘗挾所有遊金臺
歷抵公卿而一無薦剌息機南返戢影海濱雖業于詩
會不若冒脯洒削之可以連騎鼎食君乃如癖者之嗜
痴病者之嗜土炭流連往復而不能去是能不軒輊于

詩者欲不工于詩烏可得乎若予非能工于詩而性固癡絕四十年來未嘗一日廢詩今老矣頗動于中欲棄詩以他有所就輒因君以自礪君方強仕異日幸見知於世詩之不可軒輊者固自在也

蔣靜山詩集序

杭有隱君子曰靜山蔣先生爲明少宗伯良夫公之後少苦貧年十二釋書營什一于市獨喜爲詩從先輩毛稚黃先生學詩卜一廛于古清河坊曰吾爲賈矣寧賈而鄰于文簡札旣廢蔡侯以興或網或藹或竹或楮或密香陟釐吾貿是以給口實而資其餘以給吾詩不亦可乎暇則取唐人詩讀之最工五七言律嚴于格調餘

樊樹山房文集卷三

三

于性情寧平易而不務險澀蓋稚黃先生之得派于雲間陳黃門者流風故未墜也中年以後屢遭鬱攸慨然曰給吾詩者天能厄之終不能厄吾詩迺徙居城東其地風土閒曠饒水竹豐蔬菰先生樂之歲丙申予昏于蔣氏先生爲予妻之世父屢得從先生論詩見先生貧且老或不能給朝舖而胸臆坦然無蹙迫伊優之狀終不欲以非分取一絲一粟與人交竟數十年無一語之欺謾然後知先生殆古之有隱德者益足徵其詩之稱心而言矣噫今世操不律爲詩之士少窺聲病卽挾其技走四方務妍悅人耳目以要名取利詩而賈孰若先生之賈而詩也哉況其始于賈而終于隱也

汪次顏遺詩序

康熙甲午夏予偕金君壽門訪次顏相與定交次顏居在葵巷之東門逕幽邃有藤垂綉有竹合陰弦琴讀書其中意澹如也其爲人抑然如不勝衣喞然如不出諸口具上下古今之識蟠屈于胸中不屑突梯閃楡以求合于時時亦無知之者少遊稗畦洪先生之門先生故以詞曲擅名次顏好爲移宮刻羽之學不爽分判有所作必上薄風雅而間涉嘲諧隱語吾杭元時若曾瑞卿之詩酒遺音喬夢符之西湖梧葉兒吳中立之本道齋樂府張可久之蘇堤漁唱皆以不能俯仰隱約玩世自託於檀痕金縷閒使次顏與之並生頡頏壇坫誠可無

樊榭山房文集卷三

十四

媿獨未嘗以詩示人亦無有知其詩之工者今年四月次顏病卒其子竣奉一緘泣且拜以告曰此先人詩治命求序于先生者諦視封題宛然發而讀之則詠蘭長句三十首涕下交頤循環咀味而後知次顏之所存也夫楚辭所引之蘭王逸注以爲澤蘭至黃魯直羅端良始以爲卽江南之幽蘭澤蘭漬膏辟蠹初佩貯浴誠爲有用于世幽蘭馥然于深林空谷夷而與眾草伍不以無人而不芳次顏所詠殆卽黃羅所云之幽蘭有非澤蘭之所得此者其所存不亦窅然遠耶度次顏平生所作必夥其藏去篋衍者僅止此句律之精深華妙直闔唐宋人之室又承瀕危殷勤之言觸秋風敗叢之感故

不辭而爲之序

岳泗菴遺集序

吳興菱湖古凌波塘也其地山舒水緩饒蒲魚蓮芡之利魁士俊人往往多出其中予嘗鼓柁過之意必有抱道高隱不屑榮利如元真子桑苧翁其人者延訪久之不可得意者俗尙華競雖有其人亦滅沒於烟波杳靄間而無與傳與今讀泗菴岳先生之詩庶幾如遇之已先生本金陀後裔世居樵李號甲族生明莊烈帝之季遭世亂離田廬蕩析遂流寓吳興擇菱湖之風土而家焉性愛山水一發于詩扁舟束書清漪茂樹與漁人蘆子狎嘯詠終日意灑如也復精醫術以營親饗飧所遊

菱湖山房文集卷三

五

厯如臨溪雪川封禺下若放而至於東西兩洞庭吳閶京峴諸勝其攄懷寫眺之作則蕭散澹遠其投贈寄答之篇則清靜茂密以詩自娛一如在菱湖時乃先生篤念維桑竭心計以從事舉祖父及從祖以下葬事凡七恤族屬姻戚之貧弱者歲時傷感爲詩必稱羈人寄客又若一日不能安於菱湖者然記有曰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躑躅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而況於人之秀靈者耶何以輕去其鄉親朝死而父忘者之眾耶讀先生詩忠厚悱惻大樸未散獨挺流俗扶樹教道彼緣情體物者流曾何足以知之而先生隱德自此彌深彌晦也已文孫載高

懼先人之清芬久而墜也距先生棄世三十有四年哀
次遺集求定於予予爲刪存如干首并著其始終以爲
之序後有續吳興掌故補吳興藝文者慎勿遺其人與
言也

汪積山先生遺集序

往時余將之婺州作衾字韻詩寄諸吟社最後得吾友
水蓮和章云徙倚閒齋辭竹簟商量江路定綿衾余哦
諷不能去諸口願水蓮喜爲有韻之言而存笥者絕少
其意以爲多作不如多改善改又不如善刪也閒出其
得意者以示余余極嗜其詩清恬粹雅吐自胸臆而羣
籍之精華經緯其中昔人所云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
器者庶幾似之吾里近稱才藪第工舉場之文者或鄙
吟咏爲閒家具而林棲谷飲清韻斐然梵夾新裁亦復
斂手二者難兼被君一時將去何不廉邪

汪司馬半舫集序

自唐五代迄宋以詩賦決科故詩人最重知遇往往有
刻意苦吟旬鍛月鍊槁項黃馘無人過而問焉者如唐
處士至以詩藁納瓢投水中辛人接得以傳陸天隨以
遺藁置白蓮寺像腹不幸爲俗子沈於水蓋不獨生前
榮進爲不易致卽身後流播以慰其魂者亦有幸有不
幸馬鳴呼其亦可悲也已若夫一吟一詠生邀萬乘特
達之知歿而聲名焜耀於無窮有如唐韓翃宋陳與義

輩尤爲詩人所不多覩乃今於吾鄉先輩汪半舫先生
庶幾遇之先生少擅淹雅寓吳門爲朱太史竹垞宋中
丞西陂所重恭逢

仁皇帝南巡先生以諸生獻詩舟次 御試特置第一

階是與纂修 賜上第宜其生平之述作焯焯鉅麗臺
閣體多今讀其全集古體豪宕出入於韓杜歐蘇諸大
家近體復清便琅琅可誦由其博觀約取爲功匪旦夕
益見

聖主睿賞度越常流萬萬也唐人稱詩人之達者無如
高忠公今先生名位雖不逮忠公而遭遇出常格士林
傳爲美談當其爲潮州司馬時潮俗多剽悍銷弭於撫

循治行卓然惜其以憂去未幾下世卽其所稱政績觀
之亦可謂之達者矣嗣君陳也刻先生遺集竟屬序於
鶚因感歎昔人知遇之艱推先生爲窮於詩者吐氣焉

沈椒園詩序

符君幼魯里中詩人之擇也向嘗與予論浙西之詩獨
於沈君椒園口之不置予詢椒園之詩何若則曰清麗
之辭和平之響爲能絕去麤浮怒張之習而有似乎唐
大歷宋慶歷諸公也予心識之願以未得見其詩爲恨
癸丑歲客維揚椒園亦從海昌來訪予於邸喜且慰言
笑旣浹神色閒若有結轡不自得者詢其故則知椒園
爲名家子少孺染見聞於外氏得文苑鉅公以爲師若

韓之湜籍蘇之晁張然平居有田廬給饋粥詩書供研
討既更多難不獨骨肉師友閒聚散死生雲乖雨絕而
椒園亦用是客遊無方屢歎少陵之干請傷性矣別去
之眞州始寄一編來如別母云雲影有心隨望眼線痕
和淚綻征衣秋懷云境當安穩誰知足事到分飛始信
窮過樵沙道院云鄉老會居此今朝忍再過遣懷云秋
來紅豆懷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皆纏綿悲惋元本於
人倫天咫之故而合於四始六義之旨若幼魯昔日嗟
賞之言猶不足以盡椒園者殆情隨境遷有不得已而
言不特工力之淺深與年俱進而已惜幼魯遠客京華
不得重與論椒園之詩使予興懷人之感也

樊榭山房文集卷三

大

不悔齋詩集序

往時吾鄉士友專攻舉子業例不作詩乙未丙申閒予
輩數人爲文字之會暇卽相與賦詩爲樂酒闌燈炮逸
韻橫飛必推周兄穆門爲首唱穆門詩主氣格以豪健
爲尚淋漓排奐往往一座盡傾詩成每擊節自歌淵淵
乎聲若出金石予輩亦從而和之少年氣盛會不知老
之將至也未幾各以事散去穆門方且臨易水上金臺
久之無所遇遂走秦晉之郊極乎河湟關塞而止天時
之明晦山川之險易人事之變遷無不于詩發之其豪
也根于理其健也闕乎境岑杜儲王之遺響若去人不
遠進而賡歌二雅頌揚清廟亦復何讓而穆門終以不

遇歸偃乎家巷以歿豈非識曲聽真者寡歟晚與子輩
放浪湖山結吟社有句云白鷗導我有閒意青柳笑人
成老夫此其胸中豈有纖毫流俗者哉後世誦之可以
想見穆門之爲人也令嗣宸望以遺藁屬予點定略爲
刪汰其什之二三鏤版以行者故人舒明府雲亭友誼
足不朽云

焦山紀遊集序

京口金焦二山爲天下絕景金山去瓜洲咫尺南北帆
檣所經焦山相去稍遠宕亭幽篁孤峙盤渦巨浪閒遊
人跡罕至東坡云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
自非耽竒好事者未易津逮也予平生三遊皆馬君嶰
谷半查爲之主一在庚戌冬一在丁巳夏今年戊辰仲
冬之望復因江月發興同遊者凡九人往返兩宿南莊
畱山中凡三日夕人各賦詩七首聯句一首次第爲一
集屬予序之以見茲遊之不易而江山倡酬之爲可樂
云

盤西紀遊集序

三盤爲京東巨鎮雄秀接乎關塞西山綿互如屏障之
列是曰幽燕奧區二山中多塔寺碑碣景氣邃古可想
可詠西顥游其間前後發響得詩凡四十餘首以堅瘦
爲其格以華妙爲其詞以清瑩爲其思山水五言自康
樂後體製不一西顥此作絕去切儼冥心獨造而卒無

不與古人合僕性喜爲遊歷詩搜奇抉險往往有得意句讀之亦絕叫以爲不如也凡詩之難難於鍛鍊情景而尤難于近理卷中如托根莫嫌孤特立物所尙詎識快心地人生有跼步締造綿一紀役罷萬夫瘠生年誰滿百辛苦營臺榭山林俗不爭遺榮亦遠辱如此諸句披豁委瑣振醒瘖聾蓋西顛從羈棲流轉憂愁閱歷之餘有所得而形于言至皇姑寺觀元妙嚴公主拜觀碧雲寺三詩則又立陰教之大防誅巨憝于旣往使西顛得行其志有適時之用當不作碌碌人而年已逾壯奔走衣食近又自津門歸里將爲閩嶠之遊豈天之窮其身所以昌其詩耶乾隆八年三月十六日雨中南湖花

隱厲鶚譔

樊榭山房文集卷三

三

樊榭山房文集卷三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四

錢唐厲鶚鶚太鴻

紅蘭閣詞序

近日言詞者推浙西六家獨柘水沈岸登善學白石老仙爲朱檢討所稱張君龍威于岸登爲後輩其詞清婉深秀擯去凡近如詠宋故宮芙蓉石云指一抹牆角殘陽不照蓬萊舊城闕詠秋柳云莫再問靈和剩禿髮珍珍如此詠蘆花云有誰能畫出楚天秋晚等句直與白石爭勝於毫釐求詞于柘水前有黑蝶後有紅蘭質之鄉曲諸公當無不以予言爲然也

陸南香白蕉詞序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一

癸丑秋有容傳白蕉詞至鵝水陸君南香作也清麗閑婉使人意消詢知南香以南宮上第出宰東流歎詫以爲此酒邊花外風調腰章手版間無是人也旣而南香竟以不合上官意拂衣歸里爲汗漫遊今年春暮得晤於蕪城僧舍相與縱論詞家流別因及近時名勝大都新綺有餘而深窈空涼之旨終遜宋賢一籌蓋南香辱引予爲同調亦已久矣南香復出續藁三卷則燕山後遊及客梁園之作其中訪邯鄲之瑟覓銅臺之瓦年長多愁聲情每變而愈上昔東坡賞毛澤民惜分飛一闋謂郡有詞人而不知此旣不可望之令人卽欲如梅溪夢窗諸公遨嬉於山綠湖光歌雲舞繡以寄其淪落無

聊之思亦不易得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張今涪紅螺詞序

樵李今詞鄉也自朱竹垞太史導其源李秋錦魏水村諸公和之而柘上二沈同姓著稱南渚以秀澹勝融谷以婉縟勝於時一篇始出四方傳唱敏若風雨雖茶檜酒幟井眉椒壁閒偉男髻女皆能道其名字二十年來遂無繼聲者詞雖小道非善學者不能爲之亦不能工也乃今得與二沈同里而工於詞者曰張君今涪僕未至柘上亦未識今涪之爲人去年王君介眉手一編來則今涪之詞也且致今涪書索序於僕僕少時索居湖山抱侘傺之悲每當初鶯新雁望遠懷人羅綺如雲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二

芳菲似雪輒不自已竹輿爲之有三數闕而徐丈紫山陳君楞山吳君尺鳧轉相倡酬紙墨遂多今則尺鳧物故楞山遠遊紫山亦老且病僕塊然獨處襟情索寞結習都忘其何敢序今涪之詞哉嘗以詞譬之畫畫家以南宗勝北宗稼軒後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今涪詞淡澹平遠有重湖小樹之思焉芊眠綺靡有暈碧渲紅之趣焉屈曲連環有魚灣鱗堞之觀焉僕讀其詞如與今涪汎東湖以望九山相羊吟嘯而不知返其爲詞家之南宗二沈之替人不虛矣夫張氏之工於詞者前有子野後有叔夏今涪爲之不已將揜二張之長而有之豈獨齊名二沈已乎

吳尺鳧玲瓏簾詞序

兩宗詞派推吾鄉周清真婉約隱秀律呂諧協爲倚聲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賢若俞青松翁五峯張寄閒胡葦航范約莊曹梅南張玉田仇山村諸人皆分鑿競爽爲時所稱元時嗣響則張貞居凌栢軒明瞿存齋稍爲近雅馬鶴窗闌入俗調一如市伶語而清真之派微矣本朝沈處士去矜號能詞未洗鶴窗餘習出其門者波靡不返賴龔侍御蘅圃起而矯之尺鳧玲瓏簾詞蓋繼侍御而暢其旨者也尺鳧之爲詞也在中年以後故寓託既深攬擷亦富紆徐幽邃愴悅綵麗使人有清真再生之想予素有是好與尺鳧倡和見其招譜尋聲不失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三

刊度且兢兢於去上二字之分若宋人鬲指正平諸調遺論猶未墜者亦可見其使才之工矣尺鳧將開雕屬序於予媿不能文聊述其派別如此

羣雅詞集序

詞源於樂府樂府源於詩四詩大小雅之材合百有五材之雅者風之所由美頌之所由成由詩而樂府而詞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爲作者故會端伯選詞名樂府雅詞周公謹善爲詞題其堂曰志雅詞之爲體委曲擘緩非緯之以雅鮮有不與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邗上江君研農清脩嗜古翛然塵壘之表酷喜詞學小阮冷紅詞客久寓斯土與之遊處而詞益工研

農勤於取友又得同里徐君桐立程君孟飛汪君中也
錢唐黃君夢珠族子慎言與之唱酬而工益進昔晏小
山自序云往者浮沈酒中試習南部諸賢餘緒作五七
字語期以自娛時沈十二廉叔陳十二君寵有蓮鴻蘋
雲能清謳娛客每得一詞卽以草授諸兒昔之狂篇醉
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傳於人間予愛小山詞惜
沈陳二子不能詞而不得與小山俱傳也又惜小山必
待寄情聲律流連惑溺而致涪翁有鼓舞不厭之嘲譏
也今諸君詞之工不減小山而所托興乃在感時賦物
登高送遠之間遠而文澹而秀纏綿而不失其正騁雅
人之能事方將凌鑠周秦韻瞻姜史日進焉而未有所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四

止研農編次都爲一集將鏤版以問世冷紅詞客標以
羣雅豈非倚聲家矻俗之鍼石哉編而不失其五
此本前吳可堂十二種傳奇序
方輿圓蓋都爲爨演之場古往今來不盡梨園之唱使
非移宮換羽魚里何觀若無妙手妍辭虎賁曷肯況復
雍熙巷陌淡冶樓臺風月任其佃漁花鳥供其驅使邵
康節之名詩集竊取餘音楊朝英之選曲林仍標舊目
此延陵主人玉勾書屋十二種傳奇所由作也昔者蔡
中郎天宮受福爭說是非元相公月地會真誰知假托
莫不播於絃管膾炙千年侑彼尊壘流連五夜或者歡
愉意少愁苦詞多或者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大抵拾其

殘瀋晴能翻彼陳言主人逸情雲上壯采風高指盤古
髓思填世界之不平發菩薩心願補人生之至欲於是
采甘腴于正史搜痛快於稗官粉侯香尉陋措大之官
袍豔雨奢雲笑尋常之花燭男兒變化遠徵蜀國蛾眉
文士尊榮近數楊家狗脚誅姦諛於彩筆鬼妾橫牀織
寇盜於火旗女郎傅粉斯並鏗鉤樂府傾倒名流按歌
字則不殊澈冰新聲呈諱衣則何礙鄱陽暴謔璣瑜鋪
處定須呂仙鶴之雙身檀板敲時騰圖黃幡綽之兩耳

絕妙好詞箋序

絕妙好詞七卷南宋升陽老人周密公謹所輯宋人選
本朝詞如曾端伯樂府雅詞黃叔暘花菴詞選皆讓其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五

精粹蓋詞家之準的也所采多紹興迄德祐間人自二
三鉅公外姓字多不著夫士生隱約不得樹立功業炳
煥天壤僅以詞章垂稱後世而姓字猶在若滅若沒間
無人爲從故紙堆中抉剔出之豈非一大恨事耶津門
查君蓮坡研精風雅耽玩倚聲披閱之暇隨筆劄記輯
有詩餘紀事如干卷於是編尤所畱意特爲之箋不獨
諸人里居出處十得八九而詞中之本事詞外之佚事
以及名篇秀句零珠碎金擲拾無遺俾讀者展卷時恍
然如聆其笑語而共其遊歷也予與蓮坡有同好向嘗
綴拾一二每自矜剏獲會以衣食奔走不克卒業及來
津門見蓮坡所輯頗有望洋之歎并舉以付之次第增

入焉譬諸掇遺材以裨建章投片瓊以廁懸圃其爲用
不已微乎蓮坡通懷集益猶不忘所自必欲附賤名于
簡端辭不得已因述其顛末如此云

遼史拾遺序

宋遼金三史同修於元至正間秉筆者多一時名儒碩
彥而宋史失之繁遼史失之簡惟金史繁簡得中爲善
明雲間王圻作續文獻通考中所列遼事條分件繫不
出正史嘗病其陋而歎遼之掌故淪亡也蓋其開基朔
漠撫有燕雲制度職官兼采漢制自聖宗與宋盟好後
文物漸開科舉日盛意當日必有記注典章可裨國史
者求之簿錄家不少槩見卽家集野乘亦散佚無傳豈

焚樹山房文集卷四

六

以書有厲禁不得入中朝乎抑金源初年尙武雖滅遼
未遑收及圖籍乎閒嘗取而覈之遼之有國二百餘年
清泰間滅兩大國則用兵宜詳澶淵關南和議再修則
信誓宜詳星軺往來俱極華選則聘遊宜詳至如負義
侯黃龍安置之年天祚帝海上夾攻之事高麗臣事西
夏跳梁非摭他書何以知其顛末邪暇日輒爲甄錄自
本紀外志表列傳外紀國語凡有援引隨事補綴猶以
方域幽遐風尙寥邈采篇詠于山川述碑碣于塔廟短
書小說過而存之亦得失之林讀史者所宜考也敢曰
索隱聊以拾遺編次爲如干卷以待博雅君子之刪補
焉

南宋院畫錄序

宋中興時思陵幾務之閒癖耽藝學命畢良史開榷場收北來散佚書畫而院人粉繪往往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故百餘年間待詔祇候能手輩出亦宣政遺風也顧李唐以下如晉文公復國圖觀潮圖之類託意規諷不一而足庶幾合于古畫史之遺不得與一切應奉玩好等子家古杭每樂稽諸人名蹟考夢梁錄武林舊事等書姓氏存者寥寥豈以其院畫少之歟暇日因據圖繪寶鑑畫史會要二書得如千人徧搜名賢吟詠題跋與夫收藏賞鑒語薈萃成帙名曰南宋院畫錄自愧家乏祕冊見聞狹陋凡有闕略幸好古君子之助我焉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七

前後遊仙百詠自序

柏梁臺上曾傳五岳之圖金馬署中亦著十洲之記龍師與魚吏俱升桂父偕茅君共舉遊戲紫清之上翺翔碧落之中桐峯梓瑟倚歌而和皇娥湘水瑤琴彈曲而迎帝子元雲新韻久唱璇宮黃竹舊詞猶畱瀛島樂哉仙乎斯其至矣然而東海棗花空憶齊侯之語西池桃核莫延漢帝之年是則塵緣未斷人間煙路遂遙天上乃有抽思幽祕發藻鮮妍翦月爲心鏤霞作想雲君太乙體雖誕而不刪佚女羽人意似夸而有取參軍調逸爰咏升天之篇子建才高遂有步虛之作至於宏農之始倡實爲屈子之餘波事雖寄於遊仙情則等於感遇

後有作者咸步趨焉此皆天情騰踔清思雕華淹蹟窮途漂搖愁境排雲闔闔思翻玉女之壺追日虞淵欲繫羲和之轡塵迷赤縣將晞髮于滄溟唾棄齊州擬伐毛於紫水句飛蘭露滴盡金壺紙疊桃花噴成繡字洞天福地之勝常以神遊銀臺瓊闕之間奚勞氣馭誠可謂揮斥八極逍遙九垓者矣僕無凌雲之才有餐霞之癖懶如中散論或託於養生貧似稚川書未傳夫抱朴山居長嘯偶有遐心蘿戶高吟遂多逸興身非脈望何會三食琅函腹愧鞠通安得一餐墨海譬彼學仙項曼詭言渴飲流霞好道長源詐說餽來玉液但以俗緣羈絀塵網縷纏與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問青天而搔首於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八

是效嘖郭璞學步曹唐前後所爲數凡三百瑤臺夢破喚起飛瓊洛浦舟迴拾殘翠羽曾無當于風雅亦見擯于莊騷持贈何堪自娛而已時當朱明屆節白日舒長何方避暑玄冰飛雪之丸無計迎涼鵠羽龍皮之扇襲牋雪案豈窺大酉之書滌筆冰甌聊當龜茲之枕

樊榭山房集自序

昔唐楊綰爲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而魏丁敬禮嘗求人定其文夫恥於自白者自珍其文者也求定其文者自疑其文者也僕少好篇詠晚頗知難三十年以來所作隨手棄斥存篋中者僅十之二三暇日編次古今體詩爲八卷長短句二卷譬之山謠村笛雖無

當于鐘呂之響而向來所閱閒居羈旅怡愉憂悴慙歷
在目每一開視聊以省憶生平竊亦自珍自疑願與審
音者共定之外有雜文若干卷叢綴若干卷將次第排
續焉得毋蹈詭符之誚邪

樊榭山房續集自序

僕詩前集自甲午至己未凡二十六年僅編成八卷詞
二卷附焉已未至今辛未十二年來復次第成續集如
前之數豈中年以往之作工於少時耶自念齒髮已衰
日力可惜不忍割棄輒恕而存之幸生 盛際嬾迂多
疾無所託以自見惟此區區有韻之語曾繆役心脾世
有不以格調派別繩我者或位置僕于詩人之末不識
爲僕之桓譚者誰乎後綴詞一卷北樂府小令一卷則
年來因詞而及之雖乏酸甜風味或不至貽笑僮父面
目也

趙母朱太孺人七十壽序

予友趙君谷林與其仲弟意林學宿而行醅試於有司
輒報罷顧其名愈振浙河以西僂指人士者必以二林
爲稱首歲在癸丑 朝廷開詞學之科吾師臨川李先
生負海內重望不輕獎許獨以二林名亟入剡牘旣引
試中書長者抹去之如李義山答陶進士書中事於是
二林思賢母朱太孺人先後歸里今年秋八月下旬太
孺人年七十矣二林將徵予一言以承北堂歡予惟奉

親之樂雖徹侯列卿之貴莫之與易然居處服食之際
或心以力絀事與願違則往往有艱薄之歎二林因先
世之資積居逐時斥其餘築爲園池環亭榭而叢花竹
太孺人御兼珍之饌酌重釀之酒提攜孫子顧而樂之
此亦何減潘岳閒居一賦宜爲凡奉親者所竊慕而不
可必得者也抑以愚論之岳之板輿長筵近周遠覽二
林之於太孺人則旣同之矣若昧知足之戒冒望塵之
譏豈其母之教不豫乎抑岳之已知而故違之乎奉親
者宜無羨于岳而有羨於二林矣予與二林交好將及
二紀稔知太孺人之淵懿蓋自其曾王父太傅恆岳公
外王父祁忠敏公故家文獻濡染見聞太孺人之教其

子也學務通古今無務爲揣摩行務履坦途無務爲詭
遇二林守而勿失故其奧衍之文清深之詩當事之知
者旣少而二林亦不肯少有骫骳馳逐以希一日之合
然大江南北言經術究風雅者道武林必指小山堂以
二林氏爲歸如眾流之赴壑其倖而得之者或同時無
人舉其單詞隻字此誠韓子所云玉固未嘗獻者緇塵
旣拂秋高景清爲太孺人敬奉一觴此中眞樂宜二林
之自得之也

汪母顧太君六十壽序

爲國家熏陶善類儲育人材者非獨庠序之教父兄之
養師友之益蓋亦有母訓焉古者教於公宮從以傅姆

備婦順以明著代之義者既詳及乎子既生而祇見於父也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則曰欽有帥母則日記有成若是乎教之敬肅持循而漸至於成實秉母訓以爲基後世古禮不行而猶有鉅族賢媛佐嚴君而示懿範所謂有是母有是子者歷史所載往往而然而國家善人之多於是攸賴汪子師李執友舍亭孝廉之仲子也甲寅八月四日母顧太君屆六十戚黨羣祝綽綽予與師李長以一日交且三世可無言乎方舍亭與予定交時文譽隆起東諸侯多延爲經師屢出遊藝歛閒招余主其家塾課二子太君具飲食供張必腆必整命二子听而起誦習至鼓一中始命僮召之寢無故不令適市戲

靡玩好之物不至于目咬哇厖雜之音不至于耳故二子皆端謹率教有老成風舍亭舉于鄉屢上春官不利二子既弱冠先後列博士弟子員其孟蘅洲工舉場之文宏深駿偉似前輩人士林稱之舍亭亦自以不合於有司先於蘅洲有厚望也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舍亭爲之過時而傷太君于是鬢而稱寡矣始感收子旋隕所天太君之于晚境所遭何如也然予聞之師李太君賦于歸日君舅君姑奉祖姑王太君在堂王太君抱飲冰之節賦性嚴肅太君偕長姒女叔潔治醢醢膳以娛老人能得其權及其遵尊章之變也舍亭皆在都門茹酸銜辛寶奩具以爲含斂不致貽舍亭畢生之悔

太君幼孤念母氏梵獨迎養于家代子職凡四十年未
有孝德如此而天反靳其報施者且世俗母德恆過於
慈愛女則附珠無傷于仁愛子則折蓼猶惜其教雖出
貴胄每墮家聲師李以一身肩父兄之緒營甘旨撫弱
弟暇則治經史百家之言爲文與詩皆爲通人所許欲
然自下尤以器識見推太君有子如此雖負米力葵不
啻兼珍之膳列俎之奉而況吉人吉士揚于王廷原本
母訓者必以槐塘汪氏爲最以予言陳太君庶祝嘏之
旨寓于是乎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三

言當于長

言

言

言

母時眷顧以慰獻勤九爲疑以子言刺大錄庶歸之

密兼銀文翻校朕之本而或吉人吉士懸于王廷原本

然自下伏以器識見推太君有子如此雖負米力葵不

啻兼珍之膳列俎之奉而況吉人吉士揚于王廷原本

母訓者必以槐塘汪氏爲最以予言陳太君庶祝嘏之

旨寓于是乎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